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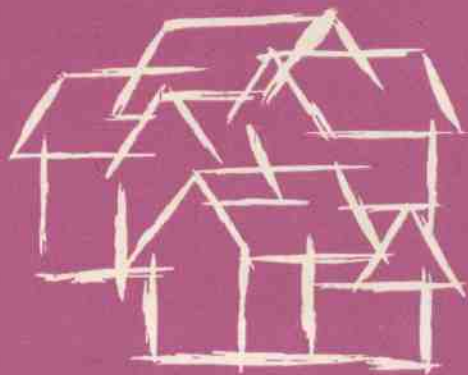
家庭——问题纪实

——卢今编



家庭问题纪实

——卢今编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一年·北京

责任编辑：郭宝臣

家庭问题纪实

Jiating Wenti Jishi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字数311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1\frac{1}{16}$ 插页2

1991年1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12,900

ISBN 7-02-001138-1/I·1063 定价3.50 元

目 录

面对父母的婚变江润秋(1)

——变态……宁做孤儿……沉重的十字架……无声的
抗议……两败俱伤的阻挠……走向歧途……断裂的肋
骨……画外音……

涩果谷 应(31)

——弃儿……双亲争夺战……卷入成人纠葛的孩子
……破碎家庭的正常孩子……永存的伤痕……

黑色的太阳吴建芳 张登宽(83)

——虔诚换来的苦果……她是“一头不下崽子的猪”
……孤独的局长夫人……愚昧使他变成了狂人……噩
梦诞生在新婚之夜……让生活充满爱……

中国留学生婚姻一瞥萤火 迅为(98)

——迷失得太久太久……诱惑诱发着婚变……爱情价
更高……爱需要真切的感受……

祸起外遇吕永岩(112)

——迷雾层层……外遇的代价……和一个副市长的较
量……

幽幽的小阁楼 蒋 巍(141)

——大龄女?……爱?……新婚之喜!……夫妻?……
离异?……

现代中国都市家庭 曲 兰(158)

——法之疑虑……亲情……过份宠溺与过份忽视的一
代人……夫妻之间……单亲家庭, 一种新现象……

永不沉落的白帆 王立新(226)

——妈妈们……孤儿们……新的家庭……

“上帝”在忧虑 武宝生(286)

——被出卖的“夏娃”……石麒麟的脚断了……“小皇
帝”的悲剧……弗洛伊德的苦斗……优生乎? 优生
乎?……

面对父母的婚变

——当代中学生生活纪实

江 润 秋

如果一个痛苦的家庭的解体，能换来两个幸福的家庭的诞生，离婚有什么不好呢？

如果孤独而忧伤的灵魂找到了新的归宿，重新焕发了生命的活力，那么第二次爱，又是何等美好！

——作者题记

据某中学统计，该校共30个班级，其中父母不全（离婚或丧偶）的学生有45个，再婚家庭的学生有37个，两者相加，平均每班2.7个。

可以这样说，几乎每个学校，每个班级都有这样的学生。也可以这样说，在我们的社会中，平均每20户家庭中，就有一户家庭面临或者将要面临婚姻变化的问题。

孩子们如何对待父母的婚变？他们的心灵经历了怎样的冲击和磨难？这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的，试举几个实例。

一 变 态

一般讲，父母婚姻发生变故或者单亲家庭的子女，性格大都沉默内向，拘谨寡言，哪怕原先活泼开朗的孩子，也收敛了他的“天性”。他们尽可能不惹人注意，郁郁寡欢地过着寂寞的日子。

然而，也有例外。关劲枫这女孩子不仅没有变成“弱者”，反而变成了“强者”，桀骜不驯、令人头痛的“强者”。这是不可忽视的逆反现象。

某校高一(4)班没有人不说关劲枫这个人太“怪”了。

语文老师在黑板上通知：“随笔每周交一次。”她是课代表，却对同学说：“写文章要有内容，写得出就写，写不出不能硬写，你们想交的人交吧。”

结果，星期一只有七、八个人交。她就拿着七、八本随笔本送到了办公室。

老师说：“怎么那么少？”她说：“人家不愿交呗。”

第二天，老师知道了真相，生气地责问：“你怎么自说自话？”

“我是这么想的就这么说了。”

“你也不考虑自己的身份？”

“这身份又怎么了？”

老师连连摇头，回到办公室直叹气：“我算是倒了霉了，碰上这么个课代表。”

不久，老师要求大家订《中学生文苑》，做到人手一册，自然，又由课代表收钱。她对同学说：“据我了解，《中学生文苑》没啥看头，一般化，你们不要上当。”

结果，订的人又是寥寥，离老师的要求差距很远。

老师光火了：“你为什么做反宣传？”

她也很硬：“怎么，说话的权利也没有了？”

“你这是存心捣蛋，影响我的教学计划。”

“我这是个人看法，实事求是，你难道要我说假话？”

“你！你……”老师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我怎么了？”

“我从来没看到过象你这样的学生！”

她嘴角一撇：“今天不是看到了。”

很快，关劲枫的大名传遍了语文组，传遍了全校。

她最大的特点是好斗，不分场合，不看对象，无论是校长还是班主任，认识或不认识，一言不合，就冷嘲热讽，而且，硬得出奇，大有“刀搁脖子不眨眼”的气派，谁也奈何不了她。

在家里，她和母亲井水不犯河水，钱分得很清。母亲每月给她三十元钱，除了吃饭，其他象买衣服鞋子、洗澡、零用等等统统不管，任她自己安排。有一次，母亲说：“我这个月买了点东西，手头钱不够了，你借我十元。”她头也不回：“不借。”

母亲气得要命，但是，也无可奈何。

其实，她并不是一直就是这样“怪”，她原是个温和、谦

虚、腼腆的孩子。小学里是中队长，初中是班委，只是到了初三才开始变的。初三时她父亲去世，不久，母亲再嫁。她的老师说，她性格的“变”很可能和家庭的变故有关。

现在，关劲枫高中已经毕业，在外地一所大学就读。对于往事，她是这样谈的——

“……在××中学读书时，我的一切是公开的。我曾经象展览品那样让很多人看到我的‘怪癖’，但这是有原因的：

“很多人心理不平衡时往往寻找朋友倾诉，我却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朋友。所以我已习惯了不求助别人解决问题，我不知道这是我的自豪还是悲哀，很可能是悲哀。因为我给人一种‘怪’的印象。尤其是异性，在他们看来，我没有女性的温柔，不会哭，不会生气，不会嗔，不会嘤……”

“我父亲是1960年医大毕业生，生前是××医院医生，1980年初因病去世。次年春节我的母亲就再嫁了。母亲虽征求我的意见，但等于没征求，因为她是在一切都准备好，只差几天办酒席时告诉我的。

“母亲征求我意见那天，是个寒冷的晚上，我始终记着那一幕。她让我坐下，告诉我说，她准备和林医师结婚。林医师是和爸爸一个医院的，是另一个科的副主任。听到这话，我整个儿傻掉了。我说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，如果因为钱不够用，我可以不读高中，马上去工作。我哭了，从父亲死后，我第一次那样伤心地哭。她说她这样做多半是为了我，她要让我读大学。还说本来元旦就准备办了，只是考虑到我的情绪，才推迟的。

“我知道我已改变不了既成的事实，虽然哭着求着足足有一个晚上，事情总归是木已成舟了。事后，我很看不起母亲，觉得她忘恩负义，对她的一言一行都觉得反感，可憎。

“年初二，婚礼酒宴在一家饭店摆的，我跟木偶一样，坐在席间，又跟着去看新房。我没什么感觉，整个人木木的，谈不上什么彻心彻肺的痛苦，似乎只是干巴巴的苦涩。

“我现在不会觉得这是什么不寻常的历史，只不过是生活中小小的一页，翻过去了。一切向前看，没必要再耿耿于怀，或象某些人陈列勋章一样陈列伤痕。何况谁知道到底是伤痕还是美酒呢？

“以我目前的心境，我觉得我还是很幸福的。重新组合的家庭中，很少有象我家那样有乐趣的，很少有我继父那样好的继父，也很少有我这样合作的女儿。

“为什么对母亲再婚这么反感？因为我这个人受文学的影响太深了，以为人死了，总要常常想念他，流流泪，可能的话，还要写一两首诗。我也想过，等过了三、五年，我要劝妈妈结婚，甚至我还想到，要亲自给妈妈介绍一个对象。没想到，事情竟发展得那么快，我还没缓过神来，她已决定要结婚了。仅仅一年呀！

“母亲说：‘我不是不爱你爸爸，我怎么会忘记他呢？但人死了毕竟是死了，活人总得现实点，能找到林医师这样的人不容易，他人好，业务上有一套，又没孩子。人家也是知识分子，对你的学习也好有个帮助……’

“我的继父，凭良心说，他是个好人。当初，我对他很冷漠，不恭敬。记得有一次，母亲出差去了，我和他顶起嘴来，当时他坐在椅子上看电视，我跑过去猛地把椅子推翻，他跌到地上。我大声嚷道：‘我不认识你！谁叫你到我们的家来的？’谁知道他也厉害，从地上爬起来，眼睛瞪得挺大：‘你难道以为我认识你？我也不认识你，这可是我的房子！’我以为他要打我了，如果他打我，我肯定逃出去，不再回来。幸好，他并没动手。其实，他从未打过我，我不惹他，他也是从不发火的。他对我的学习很关心，可惜，我当时不买账，对他的照顾、爱抚，我都视作是‘施舍’的，不需要。我现在觉得，不管我对生父感情多么深，多么好，一旦母亲又结婚了，作为子女，感情要能转过来，对继父好（他毕竟是母亲的丈夫），起码，应该象对待母亲的朋友那样对待他。这是一门人生的艺术，是做人的基本道德。

“我的思想经历了这一番大起大落，如果说有什么转变的契机的话，那就是时间和阅历。”

二 宁做孤儿

一位中年妇女站在××中学初一（1）班门口，焦急地等待着下课。好长时间没有见到儿子了，心里实在想得厉害，今天特地来学校看看他，和他讲讲话。

她和丈夫长期感情不合，彼此厌倦，三天一小吵，五天一大闹，他们于年初办理了离婚手续。离婚后，她从原

来的家里搬出去，一个人住到了单位的集体宿舍。儿子判给了丈夫，父子俩就住在一起。她一方面感到如释重负的轻松，一方面又时时被思念儿子的感情所折磨。

铃声响了，许多学生从教室里跑出来。她跨前一步，一个个辨认，没有儿子。她忍不住向一个同学打听：“蓝小加在吗？”

“在。”那同学点点头，随即冲教室里大喊一声，“蓝小加，有人找你。”

随着那个同学的目光，母亲发现了一个低着的脑袋，尽管他把脸孔埋在肘弯里，好象在打瞌睡，母亲还是一眼认出了他。

“加加，加加！”母亲在门边热切地呼唤。

儿子纹丝不动，仿佛没有听见。

“加加，加——加！”母亲提高了嗓门。许多同学的目光都被吸引过来，望着这位不速之客，也望着充耳不闻的蓝小加，心里很是奇怪。

有个同学悄悄地说：“这是他妈妈。”

“是吗？”大家更奇怪了，他为什么不睬他妈妈呢？

一个同学推推蓝小加：“有人叫你。”

蓝小加很不耐烦地回答道：“我不认识她。”

母亲找到班主任，提出要见见蓝小加。班主任是了解内情的，他一口答应。等到这节课下课，班主任把蓝小加叫到办公室，班主任对母亲说：“你们谈谈吧，我还有点事……”

母亲感激地朝班主任点点头：“好，好，你去忙吧。”

蓝小加极不情愿地问母亲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没什么事，只是来看看你。”母亲上前一步，抚摸着儿子的头，“你还好吧？”

蓝小加后退一步：“很好。没有你，我们照样过得很好。”

“你怎么这样对妈妈讲话？”母亲凄然。

“我就是这样讲话。”

蓝小加恨自己的妈妈。

一个好好的家庭，硬是被她活活拆散。虽然以前爸爸妈妈老是吵架，吵得很凶很凶，蓝小加都没意见。后来妈妈提出离婚，他永远都不会原谅妈妈。他曾是那么坚决地反对，又苦苦地劝阻，然而没用，父母还是离了婚。

离婚后，他坚决不跟妈妈去，就和爸爸两个人生活。

有一次学校里填《家庭情况登记表》，蓝小加在“母亲”这一栏里写了两个字：“死了。”

过了一年，就是蓝小加读初二的时候，母亲调到上海去了，外公外婆都在上海。临走前，她写信给儿子，希望他来送她，在车站上，母亲久久徘徊，望穿双眼，可是，没有儿子的影子。

不久，父亲得了重病，经医院检查，诊断为肝癌。蓝小加望着日渐消瘦的父亲，就象遭受了雷击一样。在爸爸住院那段日子，他日夜守护在爸爸身边，功课脱下了很多很多，他也顾不得了。仅仅四个月，爸爸就溘然去世。在哀伤之余，蓝小加更恨妈妈了。他认定爸爸是被妈妈气死

的，如果不离婚，爸爸肯定不会生癌，也肯定不会去世。

在爸爸住院期间，妈妈从上海赶来看爸爸。这时候，爸爸已是弥留之际。蓝小加一看到妈妈，心头就涌起一股怒火，他拦在门口，不让妈妈进去，僵持了很长时间。医生过来了，询问是怎么回事，妈妈说：“我来看看病人。”

医生似乎看出了她和病人之间的微妙关系，没有多问，放她进去了。她在病人床边默默地坐下，询问了一些关于病情的话。父亲怔怔地望着她，很平静，简单地作了回答。

蓝小加在一边一言不发。妈妈走后，他把妈妈带来的糕点和罐头统统扔了出去。

爸爸死后，他开始一个人过日子。寂寞、单调、凄清，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子，承受了人世的伤痛。

他得自己买菜，洗衣服，安排经济。每天放了学，别人回家都能吃上香喷喷的现成饭菜，他却要一个人点火做饭，由于笨手笨脚，常常弄到很晚很晚。做好饭，一个人静静地吃，默默地咽。有时候，就饥一顿、饱一顿，马马虎虎地打发过去了。

他学会了抽烟，还学会了喝浓茶。每天的电视都要看到“晚安”才结束。他的成绩每况愈下。他宁肯这么艰难地生活，也不肯和妈妈在一起。

三 沉重的十字架

夜已经很深了，经波还没有睡着。

明天这一关怎么过？他不停地思索，不停地翻身，不停地叹气，就象大难临头一般。

昨天，团支书将一份“入团志愿书”交到他手里，告诉他星期六下午开审查会。回家后，他兴冲冲地打开志愿书填写，不料，在“父亲”一栏前，他踌躇半天，笔停住了。

该怎么填呢？填生父，他已经和母亲离婚，现在正在监狱里服刑。填继父？继父、母亲和他，三个人三个姓，一读表格，同学们岂不感到奇怪，大家很快会猜到是怎么回事。

他永远也忘不掉乒乓台边的一幕。

小伙伴们在一起摆擂台打乒乓，每盘四只球，输了换人。打到“三比三”时，双方心里都很紧张，一下去又得等漫长的一圈。

“啪！”经波瞅准一个机会，抬臂猛扣，球擦桌而过。

“好球！”许多人喝采。

“没擦着。”对方叫了起来。这是大家都叫他“猴子”的人。

“擦着了。”经波立即反驳，“我亲眼看到的，你想赖！”

“谁赖谁是二婚头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周围一片笑声。

经波血往上涌，头往下低，咬住嘴唇不再吭声。“猴子”的话象刀子一样戳到了他的心里，他觉得无地自容。

“二婚头”的事小伙伴个个知道，不提起，他也并不觉得怎么样。被当众一揭，就象揭了他的疮疤一样，他受不了。别的人却象听到了什么新鲜有趣的话似的，乐呵呵地跟

着笑，笑声是那么刺耳，少年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。

他不想争辩，更不敢对骂，只得愤愤地交出球拍，默默地退到人群后面。

进中学后，他小心翼翼，在新同学中决不泄漏一点家庭“秘密”，迄今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“老底”，因此，一直相安无事。现在，如果在审查会上当众朗读表格，岂不真相大白？

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

考虑再三，他决定：填生父。母亲一看，表示反对：“我和他已经离婚了，现在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把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并排写在一起算什么？”

“你就知道为自己考虑。”经波没好气地回答，“你不想想，我一填上他，大家会怎么想，还不象发现新大陆一样？”

“亏你是个读书人，怎么那么封建？”

“封建就封建，我不想让同学知道。”

母亲也并不完全是为自己着想，她说：“你填上你老头子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他是个有罪之人，你别自找麻烦。”

这天晚上，经波失眠了。他决定明天不上学。

几年前，经波还小，妈妈在外地工作，爸爸妈妈分居两地。爸爸常带一些“阿姨”回家，据说，他们家是一个“黑窝”。最后，东窗事发，爸爸因流氓罪判刑八年。

妈妈提出离婚。法院判决后，他就跟了妈妈。过了几年，妈妈又结婚了。于是，人家骂他“二婚头”。不久，他考进了一所重点中学，这是他唯一引以自豪的事。

他不再和小学的同学往来，远避他人，可他住在一个大杂院，十几户人家，老少几十口人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他凭着顽强的毅力，不串门，不搭腔，把邻人视若路人。

邻居们都把他当作一个怪人。其中的苦楚，只有他心里明白。

其实，就天性而言，他是一个极活跃的人。元旦晚上，他和另一个同学表演的相声，使同学们个个笑得前仰后合，连老师也大笑不止，有的人还从椅子上跌到了地上。

他的表演给同学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，结果，他获得了唯一的“最佳男主角”称号，并当场领取了奖品——一尊维纳斯雕像。

父母离婚后，妈妈在乡下工作，把经波托付给别人管。几个月才能见一次面。母亲每次来城，看到孩子身上长虱子，衣服又脏又破，象个小叫花子，心痛极了。生活上困难很多。母亲厂里憨厚朴实的团支书富有同情心经常来照顾他们。经波叫他为“阿舅”，有时“阿舅”还辅导他功课，带他到公园去玩。他也不客气地要吃这个，买那个。“阿舅”总是慷慨解囊，尽量满足他的要求。

后来，工厂迁到城里，母子得以团聚，但是生活上的困难还是不少，尤其碰到力气活，更是束手无策。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“阿舅”。

“阿舅”总是默默地给他们以帮助。

小学毕业，经波顺利地考进了重点中学。母亲动情地对人说：“没有他的帮助，我们经波是断然考不取的。”她对